

道德經釋畧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也。常道之道也。德也者。非他也。上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者悟意而忘言。斯為得之。然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天地早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無所

於知。無所於得也。天地大。聖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滌除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天乃道。沒身不殆。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乃至大

順無為而無不為。余初讀道德經。懵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畧。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 皆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
林子兆恩

咸豐丙辰花朝門人翁天鎧重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一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道也。而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故下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指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刑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

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曰。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

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

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微邪。或問何者。謂之微。林子曰。微。一偏也。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微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微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耶。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耶。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

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游。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商則變而爲質。商質矣。而商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周則變而爲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

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可。萬物之爲也。謂之自爲。固不可。謂之非自爲。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三十一上經

五十九卷三

或問事矣。而曰無爲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己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爲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爲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三十二上經

六十九卷八

六十九卷八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爲之而有以爲。且不能治矣。而

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無爲以輔萬物之自然邪。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昔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再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爲法。較片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邪。是乃黃帝三聖正宗。卷一。道德經釋義卷一。二十九卷九。老子無爲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豈非道以和爲用邪。然此常道。則盈滿於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爲天地之始乎。老子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爲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氲。綿綿昇降。珠襲飛根。透閣過籬。覓寒乾坤。採集靈景。去其故氛。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音。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崑崙。嚴君平曰。冲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能虛

能無至中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

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那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度也大矣召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座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及祭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及王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王至於鄒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文計由且洗耳矣牛且恥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芻狗古者絰章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邪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百姓哉而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聖人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

而况煦煦焉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爲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不仁。而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爲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蓄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所爲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爲然哉。金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徧即其

物而煦煦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橐以皮爲之。皮囊以爲風袋也。籥以竹爲之。袋口之管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橐籥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爲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橐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橐籥也。而性命爲之各正。太和爲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爲也。豈曰天地不爲邪。而天地亦且不能爲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三聖正矣。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母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驪虞也。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人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煦煦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克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

乎。然萬世至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照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芻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爲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炁入。炁出則如地之上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人命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無窮也。夫聖人守中矣。而未嘗以言爲貴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來矣。能無數窮之病乎。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橐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莊子曰。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脩身至妙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蒂與母臍蒂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蒂而生。亦由菓之受氣。既足。脫蒂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懃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淵。萬事畢。懃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令往來之息。兀然

注於中宮。燕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
水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
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
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
下真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
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
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
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
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
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闔戶之
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
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
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

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
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
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為玄牝之
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
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
門乎。其在於牝之門乎。抑亦在於玄牝之
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
不勤也。豈繁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孟
子曰。勿忘勿助。博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
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
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
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
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
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家天。又
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玉京山。
崑崙頂。大淵也。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

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元。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爲玄炁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穀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

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爲玄。口爲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曰。玄牝爲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爲無定在也。亦不可。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謂所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爲身。而聖人之所以爲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

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且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爲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期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爲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邪。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口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其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太宰蒧氏集解。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竊弄閭闔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閭闔之謂哉。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集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太邑群生而無所私。澤及陂。曉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

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儼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
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
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
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
者。所遇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
當也。動善時者。任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九章

方性光敬存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治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
道之自然也。故曰。不中則不能。是功成矣。
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是之慮乎。
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
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
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
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
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

時也。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聰明。慧焉。棲於此。百物之結也。神之著也。然則何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抱。何以謂之能。離乎。豈非明以載魄。而魄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於是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有所歸也。能離體魄以歸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無天。下式無爲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陽曰魂。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柳康成曰。口鼻之嚙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建辭曰。載營魄而登靈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不類。覽者詳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始生曰嬰兒。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機。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靈了。集解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下。無終日號而口不噉。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其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氣尚龍盛。自知尚多事。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闔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有堅 製作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埏音壇。埴音殖。周禮曰。轂者。以爲轉利也。輻者。以爲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異初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有體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於心乎。心盲則目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呂古甫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目。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耳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靜也。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爲腹不爲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

知也。今先以爲腹不爲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姓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韭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思得而知之。

林子嘗曰。聖人爲腹者。以實腹也。而爲腹之真實義。不可不知也。吳生曰。敢問爲腹之真實義。林子曰。乾爲首。坤爲腹。而腹之真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

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爲腹實腹。微妙之真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爲寵。而以寵爲辱者。非所謂寵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爲貴。而以貴爲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爲下者。何也。既不以寵爲寵。而非以寵爲下邪。
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人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

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爲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即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託天下。故我既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

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既爲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三聖正統。卷二。道經。釋界。十一。九。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夫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此三者。本混然而爲一也。其可得而致詰乎。既曰混而爲一矣。無上無下。無皦無昧。繩繩然徧滿於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費者在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鑽瞻忽而不可爲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蓋道生天地也。既曰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眞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爲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爲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

之可正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管。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苟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爾。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客。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猶豫言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

孰能淵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林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爲之也。夫惟其不欲盈也。故能敝而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爲也。則亦何敝何。

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末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矣。此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真常之性。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虛靜真常之性矣。身雖沒焉。

而虛靜真常之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
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
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豈非虛空中一點
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耶
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
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
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
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
矣

老子元覽卷之二

十六卷四十一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
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
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
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兩事
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
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道德經釋略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
相忘于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爲者也民
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
所謂嗇嗇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爲矣有
爲則有德可就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
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
懷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
此則昏亂之君並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
之人始潰然離叛肆其侵侮而不可復揅
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
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
非其信不足邪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
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知貴實大道

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爲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爲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廢而有仁義乎蓋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爲仁義而廢大道

三聖正宗

卷二道德經釋義

八一九集聖

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性矣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

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肯不知道德之要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爲仁非義之義以爲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不爲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此廢矣

集解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

三聖正宗

卷二道德經釋義

八一九集聖

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所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孺子

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

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聖也。而睿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怪。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怪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失之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道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蒼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震者也。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
敢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
子曾徧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
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
教人而因輕絕之邪於是鄒生歸覽三千
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

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三聖正宗

卷二道德經釋卷

七十九卷四

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

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

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

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

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道德

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

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後出

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以悖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
本實之先撥也。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
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絕仁棄義者豈非以
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
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
目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絕仁義爲哉然
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
之邪必不然矣。

三聖正宗

卷二道德經釋卷

三十九卷八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

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僞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虛而不

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絕此而屬之

於彼。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

荒之無事也。

策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無其嗜好反恬淡也。

三聖正宗

卷二 道德經釋略

北四十九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略卷三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老子之學。為道以為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即凡天下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邪。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能無恥乎。恥之而能無憂乎。若為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老子曰。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為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為何如邪。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

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擢生。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

去。一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

一事為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之所學。我獨不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能學也。

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忽者晦寂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眾人之為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永得。眾人之為學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眾人之為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為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餘道德。

老子曰。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為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德。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夫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來。爾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惟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思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徒臨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母曰。恍惚窈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象之情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其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可得而容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衆甫。天地萬物。凡白道而出者。皆是也。閱歷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

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成世。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爲不去者。天地萬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是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久。而者。始烟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三正下。卷三道德經釋略。

五。九家集。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曰。爲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爲學日益。多其有不惑乎。

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老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爲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謂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

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

大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

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老子曰：堯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

裡者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於是而知

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

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

我矣。其曰爲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雍熙

民湯之所以式九圍，孔子之所以安人安

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曰：學以不爭爲大人，而自見自是，自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代自見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無所爭，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廣言

占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莊子所載商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

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

全邪。

三聖正契 卷三 道德經釋義 七九卷六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老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

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

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爲教，而人遂以

道之自然而爲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

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

其自然之道也，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老子億飄風驟雨乃風雨之異者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之者制之而不能久况人與人群者也乃欲以異以出眾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者其起而制之豈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中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

同於清濁者同於濁動者同於動靜者同

於靜大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

有於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

哉若為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

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

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

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為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方可謂之盡道之極而為有道之士也。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為事即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本體不常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眾矣。至人不知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然聖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虛中無我至誠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從外立其德以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為鳥不下而况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即與後章善救人

故無棄人。善牧物。故無棄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識之。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誇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貨者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踳也。贅也。行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為仁義者。甚煦煦子子。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講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

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命。

故今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老子曰。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況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曰道。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曰。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克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爲句。獨
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爲句。豈不以
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爲地也。天
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然人
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
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
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
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
已矣。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曰。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
出於地。是重爲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
如地。而群動皆歸於地。是靜爲躁君也。王
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水火風雷。凡天
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歛歸藏於地者。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柰何萬乘之至。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
根。躁則失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焚觀猶言壯觀奇觀
燕安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門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轍跡。車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譏。有瑕可
譏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開

鍵。門閤之鍵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曰。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蹈。未免有

方。有方則有跡。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

免於有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

是固善矣。而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

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

如鳥之飛空也。何轍跡之有。其言也。矢口而出。該括無遺。如風之吹萬也。何瑕訖之有。付萬物於萬物。而萬物自理也。安用籌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存也。安用關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也。安用繩約。斯固道之妙用。而始爲善之善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襲掩藏也。記曰。掩而充表曰襲。襲明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爲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林子曰。善人智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猶爲大迷。況不善人之未必智乎。故曰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林子曰。此見聖人道德之教。至要而至妙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

集解。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爲也。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露也。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恃也。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

是以爲天下之所歸。行爲天下之所取法。矣。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

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始失其天命之初矣。林子曰。君無爲也。故樸。而臣有爲也。故散之而爲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夫既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直用此樸以爲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爲哉。亦唯抱樸而已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

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

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達其性而

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淫喻侈
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
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
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
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
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
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
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
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
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太史公
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
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
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
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

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徃徃言之未可專以
為道家之說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

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

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

驕恣肆也早已謂不能久三事三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
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至生者也。西方盛
德在金。至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
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
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
可見矣。

門人施信年全命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略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莫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也。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
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
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至貴。夫莫
之命。而常有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
若能守此樸也。守樸即抱樸也。抱樸即
抱一也。抱一以為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
乎。耳。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
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
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
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

知其所以止而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舍天地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舍吾身之江海，以他往耶？夫吾身既有天地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為玄牝之川谷？是雖天地之大，亦皆吾身之川谷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老子之所以玄，釋迦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者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者強此也。

知是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

死而不亡者壽。

窮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回之天壽不齊，何也？老

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

三教正統卷四 道德經釋義

四 三卷四

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矩豈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乎。故能所欲而不踰。知道家所謂無私。年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本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若物也。若物則若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謬語道之小也。

三教正統卷四 道德經釋義

五 三卷五

則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言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也。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為而治天下。歸之。

樂與劍。遊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

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三教正宗卷四 通鑑釋義 六 三卷六
將欲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歛闔也張開也微明者括歛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說論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教言而詆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反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嘗執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

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是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日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以示人

三教正宗卷四 通鑑釋義 七 三卷七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許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

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
大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
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
常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
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
是言之謂老子為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
禁而復為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林子曰直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
也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聖人無為而
無不為之道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以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者以其守
此無為而無不為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

為而無不為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乎既
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
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
殆將以無名之樸而並忘之欲無所欲忘
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
以道為一而無為而無不為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既曰不德矣
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
既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
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
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
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集解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之有以為謂
有為為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集韻上仁薰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
怛猶無所爲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
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
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集韻仁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
之也視仁義爲愈盛矣倡則必其應施則
直其報一有不容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

三聖正示卷四 道德經解
然中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

老子億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
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
之斯日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
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
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於仁不足焉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
焉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
而仁則爲非仁之仁義則爲非義之義禮
則爲非禮之禮與

林子曰先道德而仁者仁也不以仁而仁
者無爲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
者義也不以義而義者無爲之而至義
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
者無爲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

三聖正示卷四 道德經解
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

本者仁乎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
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
者義乎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
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

禮乎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常先。而禮之文之所常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爲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子之所未嘗廢也。觀之禮記。祭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歸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宰。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並出廟。入廟。必踴。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阼。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阼。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若止。

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曰。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則諸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迎故也。今遠遯。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臺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

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三才正氣

高

三卷十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寢遠而爲德寢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台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高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

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濁宴安急權利好聲妓其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易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發發洩也蹶音厥顛仆也數計數之數指與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
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
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
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
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
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即不
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
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
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
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
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
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也太
虛太空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
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
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一也其
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孟子曰得乎丘民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

則爲天子此非其以賤爲本與
林子曰何以謂之致致與無與此言致致
由之致致爲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
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輻者
乃可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
不謂之輿而無輿邪余於是而知下以基
之以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爲侯王者亦
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王之貴而自
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三教正宗卷四 道德經釋義 一九 三卷六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爲本故反也若道之所
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故弱也者道
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老者無也由是而天
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

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者。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無極也。神而本於太虛也。一而本於未始一也。

集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為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詞。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為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為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取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觀有者。今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有爲。而老子則曰。無爲。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爲名。衆人利矣。而老子不爲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耶。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綽。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絲節也。偷惰也。渝變也。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

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况明道若昧數語亦皆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於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爲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夫惟道善貸且成

三聖正宗卷四道德經解

三卷五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听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听以與我者即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爲違背

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其所謂道者特暫貸之以斯須爾苟能即其斯須之所暫貸者勤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三聖正宗卷四道德經解

三卷五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二生三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利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皆止於後陰靜也耳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

之水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後使也。問問隙也。無間，無內也。

解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為能後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為能入之。察其所以，若以無為而致之，以此見無為之有益也。

解曰：平曰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遁，不言之言，陰陽化大，感止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道德經略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貪夫之所向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貨也。

解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為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為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道德經釋義

第四十五章

門人盧文輝訂正

大哉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夫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勝濁爲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爲成非大成也而大成
也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爲成也盈者自盈
爲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

自以爲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
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爲直也

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
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爲巧也大矣曰大
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

而辯之斯其爲辯也大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
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

而靜而爲天下正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清靜者乃水之常道
者然也故名其經不曰清靜經而曰常清
靜經者何也蓋此清靜乃從直常之性而
清而靜爾故曰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夫苟
能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清而清不
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清而後能清非有待
於靜而後能靜也

唐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
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
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也蓋善用
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
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

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
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吏勿擾而齊國大
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

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已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三聖王宗卷三道德經釋義 三 二六十八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情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繕性於俗學汨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騖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即已之情也

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即已之道也皆以其備柄在我也此昭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為而庶務自成也與中庸參贊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為無為者真常也未經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為之地邪何以謂之無為而無不為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為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

息者在也。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三聖正典 四終五道經釋卷五 三聖正典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

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平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

三聖正典 四終五道經釋卷五 三聖正典

邪。有作又釋。無以爲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爲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

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惟其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矣今日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取問何謂也林子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余嘗聞其語矣若不知取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焉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未矣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真實微妙義邪

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爲南北斗在體爲九竅四肢在用爲

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裡十三言有象陰中七六竟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也赤蛇繞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發疾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矩地亦十有三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畜之勢成之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氤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有生而長有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大莫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林子曰：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集解：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林子曰：萬物之形，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者，天地也。天地之形，而始於先天，地生，故生天地者，先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之萬物皆備矣。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非吾身萬物之所從生乎？吾身一天地矣，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地生者，豈非吾身天地之形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其門者，是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返始，藏其用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為一，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爲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故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

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胡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造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屢與之言。且至浹旬。尚不能明其義。林子於是不得已。乃以堯舜仲尼養成之氣言之。堯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堯舜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無間邪。仲尼浩然之氣。克塞天地。豈非仲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地而無外邪。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曰。聖人通古今為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大身者。可繫身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二。知常曰明者二。以常者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寒竟閉門非所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光耀其明。非以襲常乎。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念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哉

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除修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爲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人。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爲位。天地而大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好徑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乎。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好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乎。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皤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螫音釋。毒虫。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虐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虜。鷹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祥妖孽也。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

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為矣。而況於益生乎。故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妖亦祥也。

三聖正宗卷五 道德經釋義 十五 三卷四十一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進退之際。目

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豈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耶。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渾渾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以玄名之者。玄也。老子曰。聖人樸樸為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三聖正宗卷五 道德經釋義 十六 三卷四十二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耶。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為仁也。亦不孑孑然芻狗百姓以為義也。亦惟付之自然。無為而已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於
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
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
有非我。論語所謂止者。是也。止矣。則人亦
可得而親疏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
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
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
而親疏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
此其所以為玄同而為天下貴也。故曰聖
人通天下為一身。而因物付物。則亦何容
心哉。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強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
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強貧乎。法
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網。不惟忌而
有所不敢為。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
民也。則將何以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
林子曰。夫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
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
為姦也。情其滋彰。故曰多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
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
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為明也。何以
謂之淳淳之民乎。淳淳靡厚。質任自然。何
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耶。正復為奇。善伏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奇。衰也。

林子曰。正而反為邪。善而反為妖者。此豈

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善者。此豈非其禍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邪善妖。其無有以正之邪。正也者。正之也。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因其善而復妖矣。而排其巧由來之故也。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曰固久。則亦安能卒變其邪而爲正。妖而爲善耶。下文乃言。所以正之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割曰剝。皆謂芒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悶悶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帥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剝。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常與孟子格君心參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集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於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礪少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邪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三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足如

此應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
顧是非之實。蓋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
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
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
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
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
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
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
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
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
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
淺者耳。如曰皆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
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
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各實。循勢理。雖畧倣
於道家。因應之說。迥其實。則苛察繳繞。正
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
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
得與老聃之沒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

而猥使之同傳哉。有遷創此論。或者因傳
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
責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

三聖正統卷六道德經釋畧

三教正宗

又何以謂之復也復之者嗇之也復者復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復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復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復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抵耶深根固抵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曰無不克嗇而早復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余於是而知深根固抵豈曰修身抑亦可

正二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三聖正統卷六道德經釋畧

三教正宗

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久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而長治久安之道在我也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幾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天地生而為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為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子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久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常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若何也無爲而已矣夫無爲之道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

第六十一章

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如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以謂之兩不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不至雜揉鬼神盡其道而爲鬼神之德聖人盡其道而爲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林子曰天下之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壯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壯也靜何以能

勝壯也以靜爲之下也性剛躁而北以陰靜安於其下久則爲柔聃伏矣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與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與也故善人能器此與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與爲寶而常依道以爲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嚮卓行可崇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有棄乎道而道則易嘗有棄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事即為也取為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為也而無為以為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眾寡無小大也

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之民若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為齟齬耶亦惟渾渾悶悶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

不如是不足以爲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老子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三聖正宗

卷六道德經釋義

九

三卷五十六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爲之未亂而治之爲之執之不知慎終常於幾成每有敗事而猶然自以爲聖自以爲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絕而棄之者乎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

衆人之所遇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遇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口充則亦何爲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矜於爲以嘑自然之理也哉

三聖正宗

卷六道德經釋義

十

三卷五十七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

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能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爲福一則爲賊可以爲天下萬世之楷式而知所從違

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

測也遠而不可窮也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測而知也惟其遠也則不可以度而窮

也以此治國而無爲爲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

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源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

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言相近故朱子謂

三聖正宗卷六道德經釋義十一王榮五八

其言似老莊云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三聖正宗卷六道德經釋義十二王榮五九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

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有。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所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有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為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為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以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類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若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耶。

我有三寶。實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夫道德慈矣。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

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爲一。

而聖人則亦與道爲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爲古之極乎。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億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子稱之。下文是也。不敢爲主。而爲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慘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爲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取。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取。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或問用兵以慈爲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慈爲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禹益之班師乎。于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

曰衰者勝矣者何也。非謂天將救之而
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
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
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邪。然吾

三聖上卷 卷六 道德經釋義 十七 王雱

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
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
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邪。此聖人之
所以被褐懷玉。而為天下貴也。

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
知者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
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
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
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

乎。獨不聞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
之中。蓋真有不知其來也。從何而來也。窈
窈冥冥。昏昏默默。然余於是而知所謂行不
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
不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為之事者。為矣。而
不知其所以為。雖謂之無為可也。由是觀
之。我且不能知我矣。況於人乎。而能我知
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
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入之莫我知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
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
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
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
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
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得。得而知之。而
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
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

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邪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

三聖正宗 卷六道德經釋義 十九

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為謂白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曠子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

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取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若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馬而無不覆幬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

是狹其所居。與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知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是其大矣。顧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

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三聖正宗卷六 道德經釋義 世一 一五 卷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繟音閑。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

爲高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周知前代帝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爲。而曰難治也。集解上有爲。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後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爲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脆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大處下。柔男處上。

其以通挂也。

荀子曰。強自處挂。兵強者則敗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挂。常爲衆木之所壓。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

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本不得處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益有餘。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特。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曰。卽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子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巧爲。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曰。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竟也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比
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
勝。而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恥之有益。
故祝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爲善。

和謂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和難亦有分。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

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

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
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

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
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

故和大怨者。必有余怨。有餘怨。則猶有報
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

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
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
助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
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
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取以
責取也。

有德者司契。無德者司徹。

徹。明徹也。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

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
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

生戰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億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非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不相往來。

老子億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溫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為其美安樂。

三聖正統天啓不遠徙也。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收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有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億章內三使字若有深意蓋必有悶悶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億美謂華采也有道之人直指本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知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自損無事博洽。

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三聖正統天啓不遠徙也。

門人鄭新命梓

咸豐辛酉年花朝門人翁天鎧重梓

道德經釋畧跋

道德經五千言。大要以虛無自然為體。以隨機順應為用。以守中抱一為根本。工夫解悟其立言之旨。融會其度世之心。雖謂與吾儒之六經相為表裡可也。此孔子所以有猶龍之歎也。世之學老子者。徒徇老子之迹。而不知求老子之心。或知求老子之心。而不得其心之真體真用。與夫根本工夫。以故惑於長生久視。覬於輕舉飛昇。溺於修齋禮斗。誕妄不經。迷謬不改。甚至刑名權利者。援之以文其奸。縱橫押闖者。藉之以逞其誦清談放達者。托之以售其矯。使老子之學。至今為梗。而抱千古不明之恨。竊

看迺吾

為老子究之。今觀斯經。辭古義深。意玄理密。含蓄不窮。廣大悉備。即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畧。亦多寓焉。苟非有至聖至神之資。而負盡心知性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故自春秋秦漢以來。註者非一人。人非一言。竟未聞有以老子之心。發老子之蘊。而得其所謂真實義者。迺吾師龍江夫子。倡明三教。慨老氏之失傳。而於是經尤加之意。故撰著釋畧。凡六卷。分作乾坤二部。其間為始。為母。為妙。為微。谷神。玄牝。橐籥。芻狗。豁歸。嬰兒。式歸。無極。谷歸於樸。欲不欲。學不學。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嗑不嗟。方不割。廉不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夫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又千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註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闡明道德五千言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若我

師龍江先生。每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摠持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有經傳釋畧。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畧。繫論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畧。近又撰著道德經釋畧。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

間又玄之衆妙。深遠之實義。真是以破百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也。散讀之者。無不心豁意融。蓋有若登春之堂。而親聆老君之至誨也。然則斯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汝曾讀道德五千言未。昔者老子乃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明以註道德五千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耶。故其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感。以利爲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人。亦惟以見性爲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人陳大道謹跋。

謂直不肆光不耀脩之身乃真脩之家
為餘脩之鄉乃長脩之邦乃豐脩之天
下乃普其微詞與義靡不闡明裁斷以
折衷諸家似是之非豈老子以先天而
發後天之秘吾師以後天而終先天之
功入天相照無後無先文輝盛讀潛玩
不忍釋手兼以吾師所傳中一之旨性
命之微蓋金黑鐵之秘再加印證不覺
盎然天癢鳴而天倪動斐然望風襲兩
腋而天華墮于懷迺起而歎曰天生聖
人為斯道也而聖人之作經以體天也
以弘道也以度世而度人也故經之顯
晦斯道之污隆闕焉學者誠能由釋畧
以通經文由經文以會於無經之經不

釋之釋則玄珠得於象罔神語發於左
公守中而中中而非中非中非非中抱
而一一而非一非一非非一虛無為
體體而非體非體非非體順應為用用
而非用非用非非用而自性發機不屬
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天地之
根無名之樸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者此
也蓋必至是然後可以識老子作經之
心與夫吾師所以釋畧斯經之本意也
持經弟子盧文輝董沐頓首百拜書于
三一堂之觀復齋